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

(一)

李振霞 管培月 编

红旗 出版社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

(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九年)

—

李振霞 管培月 编

说 明

1、这本资料原是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哲学专业研究生班开设中国现代哲学史课的教学需要选编的。最近又作了增补。

2、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斗争，党内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这种认识是本资料编选的基本线索。

3、毛泽东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中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哲学史，也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酝酿、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但考虑到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在《毛泽东选集》中已经收录，这里只选了与几次论战有关的，特别是批判陈独秀、王明的文章。

4、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内容丰富，著作颇多。由于本书篇幅的限制，只挑选了各次论战中主要代表人物的重要论著。

5、为了更好地反映思想斗争发展的过程，所选文章，一律按发表时间的前后顺序排列。

6、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选编工作的缺点和问题一定不少，希望提出批评。

7、在资料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科研办公室和杨春贵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六年四月

（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目 录

(一)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简介…………… (1)
- 庶民的胜利……………李大钊 (5)
- 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 (8)
-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节选)……………李大钊 (15)
- 实验主义……………胡 适 (33)
-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 适 (82)
-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 (87)
- 毛泽东给罗璈阶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94)
-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瞿秋白 (97)

(二)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简介…………… (107)
- 蔡林彬给毛泽东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110)
-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东 荪 (116)
- 张东荪现原形……………李 达 (117)
-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120)
-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陈独秀 (129)
- 现在与将来……………东 荪 (159)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蔡和森	(175)
(附)：陈独秀答蔡和森·····		(181)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李 达	(183)
(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梁启超	(203)
社会主义释疑·····	李大钊	(217)
(三)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简介·····		(223)
师复主义·····	凌 霜	(225)
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凌 霜	(231)
谈政治·····	陈独秀	(236)
蔡林彬给毛泽东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248)
毛泽东给蔡和森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259)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	江 春	(260)
社会主义批评·····	陈独秀	(274)
讨论无政府主义·····	区声白 陈独秀	(291)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简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宇宙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是李 大 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主要阵地是《新青年》等杂志。“五四”以后，宣传新思潮的社团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约有二百种以上的刊物，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苏俄情况，宣传了社会主义。其中，有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出版的《觉悟》杂志，恽代英等在武汉组织的互助社、共存会出版的《互助》、《我的话》等刊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李大钊占有更突出的地位。1918年10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后来，李大钊又在《新青年》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列

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中国也不例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开始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广大被压迫劳动群众所掌握，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进行革命的工具。这不仅触动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触动了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资产阶级的不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接连向马克思主义发难，这就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三次论争。其中第一次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919年7月，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用主义者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它否认客观真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外来进口的‘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声称要“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提出要“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等等。

李大钊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胡适的看法。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要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应当使社会上多数人接受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和主义”。李大钊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革命理论去解决。后来，蓝知非等人也出来同胡适争论，胡适又旧调重弹，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思想的斗争，而在哲学上则是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发展观的斗争。胡适从他的“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长成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出发，主张对社会只应该采取一个一个地加以改良的办法，否认根本解决社会制度的必要和可能。他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借口下把攻击的锋芒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指向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革命的阶级斗争方法来根本改造旧社会的思想。胡适反对谈“主义”，其实并非不要一切主义，而是妄图以美国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用主观唯心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李大钊有力地回击了胡适的挑战，依据唯物史观，指出了如何从根本上改造腐朽的旧制度。他着重指出根本问题是在经济制度方面，“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他还指出，不能坐待经济的自发变动，而要通过无产阶级的自觉斗争来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在论战中，他还坚定地表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1919年8月底，《每周评论》被军阀政府封闭，因而在这个刊物上展开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没有继续下去。但是，斗争并没有终止。这场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直延续了很多年。1924

年，瞿秋白同志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的文章，对实用主义进一步作了分析和批判。一直到建国以后，1954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国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清算了胡适派的唯心主义。

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

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

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祇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呵！快去作工呵！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祇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

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Hohenzollern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和平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e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e）、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装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过一位英国的新闻记者，问她Bolsheviki是何意义？女杰答曰：“问Bolsheviki是何意义，实在没有，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的意思，祇是指他们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欧是Bolshevika的话，和Bol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Czar的战争，是Kaiser的战争，是Kings的次战争，是Emperors的战

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讯，他把Bolshevism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点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Bolshevism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